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《诗经》绵延了3000多年女子出嫁的盛大场面，是我对婚礼的隆重和热闹固有的、刻板的印象。而当走近黔东北德江，走向千年山寨，走进吊脚楼，土家人用“哭”方式来庆祝婚嫁，刷新了我的认知。

时近岁末，接到一个德江朋友珍珍微信，要我去“凑个热闹”——参加她的婚礼。

岭南风俗的婚嫁酒一般设在中午，而珍珍让我晚上去她家，如约走进了她山寨的家中时，一堆篝火燃在门角边，早已赶来帮忙的远亲近邻，正在新建吊脚楼里穿梭忙碌。酒过三巡，热闹一番，打牌、嗑瓜子、摆“龙门阵”的，直到篝火边去了。“会场”静下来，堂屋中央，珍珍的堂姐表妹、同学、闺蜜在那儿张罗。她的母亲走进堂屋，面色凝重地向中堂祖神位(神龛)拜了拜后，一阵哭声瞬间从指缝里流出。

婚嫁，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，意味着女儿青春洋溢，已长大成人走向新的生活。这么喜庆的事，怎么用悲痛的哭声来渲染?在博大精深的中华词典里，“哭”是一个动词，是情到深处的表白，是生理情绪的一种表达，是情感的一种宣泄。而喜庆的婚嫁，在山寨遇见了“哭”，又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?

旁边乡亲见我一脸不解，边抓瓜子边说，这是当地要持续三天三夜的婚嫁风俗。前两天大清早鸡叫头遍时，珍珍母亲就已“发声”，内容大概是树大分枝，女大出嫁。有对女儿的不舍，更有对后辈的期望与祝福。

曾在书里，看到过孔子对婚嫁礼俗的阐述。说，男女婚嫁时，在新娘家，因相互分离，要秉烛三夜;如是新郎家，则三日不奏乐。双方都要沉浸在悲痛中，想离家之苦思亲人之恩。男女已成婚，结婚生子天经地义，古时候的人是不是太夸张了，用三天的时间来“折磨”新人?好在自己结婚时，与爱人仅去民政局拿了一张证明，请家人吃了顿饭，就算完成了这道“工序”。而置山寨，感受“哭”声里的婚嫁，与主人一道分享这场“带雨凝暮雨，含笑似朝霞”(南北朝·何逊《看新婚诗》)喜忧参半的婚嫁，分享珍珍在“三天三夜”的风俗里走向人生的一大喜悦。

山寨女人是天然的歌手。一张嘴就如山莺放歌，立马用音质征服了全场。浑厚、持重、穿透感十足，像讲故事，像唱山歌，又像独自吟唱。

(好女哎)莫学灯笼千只眼，莫学蜡烛一条心。莫做阳雀叫春春，要做乌江流水日日流……

女大出嫁，这是自然规律。面对“一把屎一捧尿”精心呵护下已长大，马上就要出嫁，去一个新的家庭，哪个母亲不是既欢喜又恋恋难舍?

本以为一向豪爽大气的珍珍，面对母亲的“哭歌”，会一笑了之。想不到，母亲的哭歌竟也让她泪流满面。倚在母亲怀里唱了起来，带着满堂的人渐渐走向内心深处:

月亮弯弯照华堂，女儿开言叫爹娘。一尺五寸把儿养，眼泪就(方言，和、融)汗苦一场。双脚跪在娘面前，女儿哭娘泪涟涟……

后来聊天谈及那天哭嫁情形时，她害羞地遮了遮脸说:作为征战远天远地的山寨女儿，那天的离家才叫真正的离家，并非当年拿个小布包的出门。长大成人，注定要为人妇为人母;但要真正地离开生活二十七年的山寨，离开养育你二十多年的父母亲人，离开风雨同舟、温馨如初的大家庭，去到一个陌生的家庭，前路漫漫，那是一种不由自主的纠结呀……

她说，这座从此后便叫“娘家”的山寨，虽然是一座“地无三尺平、天无三尺晴”的山寨，一座举头是山、低头无水的山寨，一座灌木丛生、“山崖落地”的山寨，一座一年见不到几次生人、成天与牛羊、山雀打交道的山寨，但远比车水马龙、喧嚣热闹的都市要充实，比高楼林立、灯红酒绿的都市要亲和，比灯火阑珊、夜如白昼的都市要享受。干般不舍，又是万般无奈。

“更闻歌伴哭，触物尽成哀。”(唐代·赵征)哭嫁，是山寨女儿出嫁时一种重要仪式，是对新娘自己豆蔻年华



和青春时代的告别，是对一种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的眷恋，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。以歌代哭、以哭伴歌的“哭嫁”，其内容涉及面广、灵动性强、时间跨度大。

按照山寨的风俗，哭唱顺序也有特别讲究，即“哭爹娘”“哭哥嫂”“哭姐妹”“哭叔伯”“哭陪客”“哭媒人”“哭梳头”“哭祖宗”“哭上轿”等。珍珍像讲故事一样，一个一个哭诉

着吟唱着，用歌声哭诉自己的身世和难舍亲人的离情别绪，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和亲友善待之情，赠言生活美好，迈向幸福征程。

在珍珍一阵阵“风吹水”般的哭声中，她的闺蜜们也蠢蠢欲动起来。“传说嬢嬢嫁女郎，邀呼闺蜜来商量。三个五个团团坐，你哭我哭拉家常。”她们将两张八仙桌拼在一起，摆在堂屋中央，一句句一声声，字字深情地哭起来，唱起来。

坐在珍珍旁边那个戴眼镜的女孩，首先起声:金丝古木在门头，要歌好唱在心头。好姐要往坡上走，好姐坐在歌堂中。

“要歌”开始了，大伙儿争先恐后地唱了起来:牛梳花放对时开，妹妹唱歌众人抬。牛角不尖不过河，肚里没歌不消来。

可能，她们不懂什么叫“联曲体”的音乐结构，但她们的能把一个较长的段落进行反复吟唱。在旋律基音及终止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，随着唱词变化，旋律随之变化，句尾时常带进呜咽与抽泣声，以表现她们悲痛压抑的情绪。

楠木树下摆擂台，望姐心里多宽怀。多承姐姐把妹待，姐的教诲记心怀。

一时间，吊脚楼就像赛歌场一样，歌声、哭声、鼓掌声，此起彼伏。“风打灯笼团团转，妹子穿针我引线。花线抽去三五根，拿起花线进花园。花线搭在肩头上，想绣哪样绣哪样。”“妹拿剪刀几车车，剪个燕子满天飞。姐拿剪刀几夹夹，剪个蝴蝶鞋上扎。”他们用穿针引线织绣的日常生活，来表达了对生活的怀念和对姐妹的留恋。内容丰富，语言精练质朴，直抒胸臆。

一把相思寄山外，妹妹快喊妹夫来。比翼齐飞共耕织，筑梦路上共白头。梦想早把心连接，感情早把路相连。姐姐姐夫誓相爱，风雨同舟共未来。

她们一下子唱起新词，一下子套用古诗，一下子触景生情，即兴创作，长短成句，依字成腔，唱得悲悲切切，如泣如诉。她们带着离别亲情淡淡的、忧愁的歌声，带着迎接美好新生活的憧憬，用一种不舍的情绪，用哭唱的方式展示出来，引起“闹堂”的姐妹们内心强烈共鸣。

正当我全神贯注地听着她们哭歌时，珍珍在一班闺蜜的簇拥下，来到我身边，扯起了她那百灵般的嗓音:万水千山总是情，你到德江好费心。爬过一山又一坡，走不完的弯弯路。为了山寨快致富，汗水如雨往下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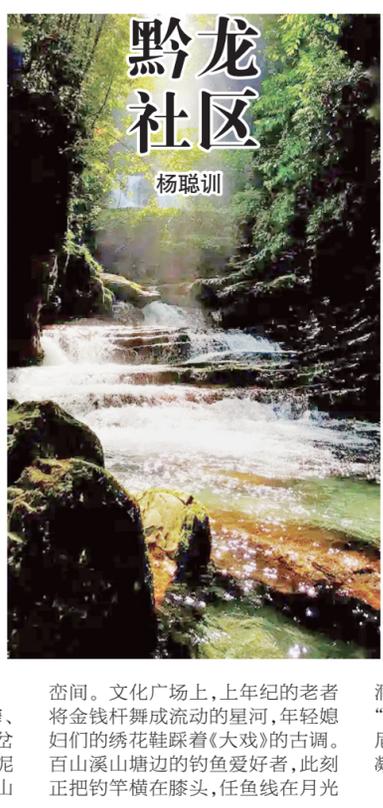
那些闺蜜们更是嘻嘻哈哈地伸出手来，讨要红包。生活需要仪式感，生活不可缺少仪式感。作为朋友，有机会亲自到山寨为她送上祝福，见证着人生重要一刻，神圣，温情，更是感动。

天微微亮起，一阵激越的锣鼓声、清脆的唢呐声、轰隆隆的鞭炮声响起，迎亲队伍浩浩荡荡走进了吊脚楼。珍珍擦干了眼泪，作别祖宗神位。

一声越过山寨的“发轿”声与铿锵的锣鼓声，形成了和声，在山寨里回响着。珍珍披上新衣，被两个嬢嬢搀扶着往门外退去。她一手拿着手帕，一手拿着一把梳子，在出门的当儿向身后一扔，寓意快生贵子之意，然后大步迈出大门。哭声也立马停止，撑起红伞，随着迎亲队伍向山外走去。

那婉转多情的哭嫁声，在山寨回荡着、芬芳着。

潜龙洞里钟乳石垂落第一滴珍珠时，百山溪的野钓人已甩出银亮的鱼线。我站在那棵已被县人民政府挂牌为名古树的老樟树下，看极目处太阳庙上虔诚的乌罗人出碗米角角钱修建的庙宇，护庙的彩旗猎猎迎风招展。锣鼓声中，忽然听见文化广场那边传来清越的金属脆响——那是金钱杆碰撞出的千年回音，正与山塘垂纶的涟漪合奏。



里兑成五线谱——他说野钓的禅意与花灯的热闹，原是乡村振兴的双生花。

当最后一声铜钱响坠入潜龙洞的深潭，松桃紧紧抓住在乌罗镇实施全域土地整治的大好时机，响亮提出“精耕一丘田、种好一棵树、建设一间房”。我仿佛看见老人们盼望已久的夜湾那条“断头路”已通车，潜龙洞到百山溪用彩色的纽带相联，新建的冷链仓库静立在潜龙洞旁，冷藏车红色的尾灯穿透薄雾，载着桃子、李子、甜柿和萝卜猪腊味，驶向山外的星辰。退休的老支书在村委会里张罗村两委成员，让他们在大门两旁贴上新联:“洞藏千古韵，杆舞四方春”，横批正是那支唱彻山乡的副歌——黔龙明天更精彩。

夜色中的金钱杆仍在轻轻摇晃，像无数支书写命运的笔，在黔龙社区的星空下记录着:关于野钓者等待的哲学，关于甜柿嫁接时嫁接刀的温度，关于江口萝卜猪野化饲养的回归，关于和美乡村里每盏太阳能路灯照亮归人的歌谣……而这些，终将汇成潜龙洞里那条“龙”鳞片上站着的那三位“儒家孔子、道家老子、佛家释迦牟尼”的钟乳石，以地质纪年的耐心，凝练所有关于幸福的想象。

峦间。文化广场，上年纪的老者将金钱杆舞成流动的星河，年轻媳妇们的绣花鞋踩着《大戏》的古调。百山溪山塘边的钓鱼爱好者，此刻正把钓竿横在膝头，任鱼线在月光

(上接4月11日本版)

第五幕

【姚老歪家。院坝的石圆桌上摆有酒和几盘菜。】

【幕后:李一枪、游春香、王大脚等端着酒杯向姚老歪敬酒。姚老歪头上还缠着带血的绷带。】

李一枪:姚叔，你的伤没事了吧?

姚老歪:差不多全好了。李一枪:想不到方翠会用车送你去乡卫生院。

姚老歪:你们真以为她是在救我?

游春香:当时我也在，我看她是真的急。

姚老歪:那是给你们看的。王大脚:这我就不明白了。姚老歪:明里救我，其实不是。

李一枪:此话怎讲?

姚老歪:她就想让你们受到感动，也想让我受到感动。这样一来，她在河沿村的声音就更响了。

李一枪:我说呢，她咋会急急忙忙跑来找你，原来是做样子的。

游春香:看不出这姑娘还蛮有心计。

姚老歪:我们才实现了一个目标，还有一个目标没有实现。所以，不要被她的假慈悲所蒙蔽。

王大脚:那我得好好生睁大眼睛看她。

姚老歪:这话说得巴实。游春香:我们听你的。

李一枪:姚叔，为了你的健康，我再敬你一杯。

姚老歪:不能再喝了，再喝我就醉了。

游春香:你该醒醒!

姚老歪:此话怎讲?

游春香:你被选为乡人大代表，大家都高兴，这酒你无论如何得喝。

姚老歪:(假笑)叫你们不要选我，你们偏不听，硬要把票投给我。这人大代表可是不好当的。

李一枪:我们不把票投给你，河沿村还有哪个配?

姚老歪:这怪不得哪个，乡里安排要选姓方的，可票箱里数出来的票，你姚叔硬是比她姓方的多。

王大脚:就是。

李一枪:我不但投了你的票，还叫我的亲戚都投了你的票。

姚老歪:选样的事已经过去了。从今后往后就不要再提起了。你们对我的支持，我会记在心里的。

游春香:你说该不该醉一回?

姚老歪:现在还不是醉的时候。纸?我还没有夺回来呢。

李一枪:你说怎么夺?

姚老歪:这事不能乱来的。

游春香:不把纸厂帮你夺过来，我心头的恶气就咽不下。

王大脚:我也是。

游春香:姓方的说我游手好闲，不同意我进厂当工人。这口气你们说因得下吗?

姚老歪:日后进了厂，你那脾气还是要改。

游春香:能进厂，我就一定改。

王大脚:到时，你一定要把张老四踢开。

姚老歪:为啥?

王大脚:投票那天我亲眼看见他把票投给了姓方的。

姚老歪:投了又咋样?姓方的还不是没有选上。

李一枪:姓方的哪能跟你比。

姚老歪:就是，你过的桥比她走的路都还要多。

姚老歪:选样的事，日后有人问起你们，你们打算如何说呢?

李一枪:你德高望重，我们不选你选哪个?

姚老歪: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

游春香:是我们自觉自愿选你的。

姚老歪:这还差不多。

李一枪:你个婆娘，脑瓜子硬是比我们男人灵光。

王大脚:到时候要是有人问起，我们就照春香说的去说，跟姚叔你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
姚老歪:好好。刚才是在敬我的酒，现在该我敬你们了。

李一枪:不敢。

王大脚:我们受不起。

游春香:还是我们敬你。

姚老歪:都不要说了，把杯子端起来。这杯酒是为我们将来的纸厂喝的。

李一枪:要是这样，这酒我喝。(喝酒翻碗)我还是那句话，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你姚叔指在左，我李一枪决不打西。

姚老歪:有你这句话，往后纸厂没有办不好的事。(倒酒)这杯酒，我们一起喝。

【姚老歪等四人举杯欲喝。】

【刘支书愤怒地上。姚老歪等人举杯的手一下僵住了。】

刘支书:你们这帮狗男女!

姚老歪:刘支书，这是我家，不是村委会。请你说活干净点。

刘支书:姚老歪你以为你成功了不是?

姚老歪:不晓得你说的哪样?

刘支书:你少给我装糊涂。

姚老歪:我有啥好装的?

刘支书:那我问你。

姚老歪:等我先把这杯酒喝了再说。(转向李一枪等人)来，喝。

【刘支书上前欲夺过姚老歪手里的酒杯。】

姚老歪:(故作镇定)我喝酒未

七幕话剧:希望的田野

编剧 林盛青

必还犯法了。

刘支书:你喝酒是没有犯法。可你贿选人大代表犯法了。

姚老歪:你当支书的这话可乱说不得啊。

刘支书:我乱说?(指李一枪等人)你敢说他们没有拿你的钱，投你的票?

姚老歪:那你问他们啊。

刘支书:你们凭良心说，方翠有哪个点不好?

【李一枪等躲避刘支书的眼光。】

刘支书:我知道你们是被人利用了。

姚老歪:刘支书，你何必直说是被我利用了。

刘支书:(直视姚老歪)难道不是?

姚老歪:我看你是对我当选乡人大代表不服气。

李一枪:姚叔他有威望，我们心甘情愿选他。

姚老歪:听到没有。

刘支书:李一枪，你说的是人话吗?

李一枪:不是人话莫非还是鬼话。

【姚老歪、游春香、王大脚互笑。】

姚老歪:姚老歪，你贿选的事，我不会罢休的。

姚老歪:刘支书，你一再说我贿选，要是拿不出证据，我可要告你诬陷罪啊。

李一枪:我们可以作证，姚叔没有贿选。

游春香:我也可以证明。

王大脚:姚叔怎么会做那样的事呢。

刘支书:你们串通一气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

姚老歪:你当你的支书，我当我的乡人大代表。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

刘支书: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你的阴谋不会得逞的。

姚老歪:我搞阴谋了吗?刘支书，我当选乡人大代表，是村里人的信任，不是我想要当。

刘支书:还!

李一枪:要是乡亲们不信任姚叔，他的票怎么会比方翠多?

游春香:姚叔要是没有威望，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投他的票。

刘支书:明白告诉你姚老歪，我已经把你贿选和诬陷方翠雇用童工的事反映到乡里去了。

姚老歪:方翠雇没有雇用童工，与我有何相干?

刘支书:你屁股夹干屎，各人心头明白。

姚老歪:我不明白。还望支书大人指点。

刘支书:你以为你的乡人大代表就当定了吗?告诉你，贿选就是犯法。

姚老歪:我敢拍着胸膛说，我没有搞你所说的贿选。

刘支书:事情总会搞清楚的。

【孙大鹏、张老四上。】

孙大鹏:刘支书我到处找你。刘支书:找我?孙大鹏:对。我们——(上气不接下气)我们有一——刘支书:孙大鹏，要是你谈跟方翠的婚事，我听。其他的免谈。

歪的钱。他对我说——

姚老歪:(盯着张老四)我借钱给你莫非还借错了么?

刘支书:你心虚了。姚老歪:我有啥心虚的。

孙大鹏:那你让张老四把话说完。

姚老歪:我叫他不说了吗?刘支书:张老四，继续说。

张老四:方翠对我、对全村人那么好，我不能没有良心。

姚老歪:张老四，哪些话该说，哪些话不该说，你可要想好啊。

张老四:我已经想了几天几夜了。

姚老歪:想了好就好。

孙大鹏:(心急如焚地)张老四，你说啊!

姚老歪:说。只要你想好了就说。

刘支书:你的黑话哪个听不懂?你明里叫张老四说，暗地里就是不让他说。

姚老歪:我姚老歪有那么大的本事吗?

孙大鹏:来的时候你说的话，难道忘记了?

张老四:我没有忘记。

孙大鹏:(避开姚老歪的眼光)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姚老歪帮过我的忙。方翠帮的忙更大。她让我进纸厂，还把我女儿接到她家跟王小松他们一起到学校读书。

孙大鹏:哎呀，不是说这些。

姚老歪:姚老歪，我借你的钱没有办法还，才答应——

姚老歪:哎呀，我可没有答应你什么啊。

张老四:你对我的帮衬，我不会忘记。

姚老歪:晓得就好。

张老四:可是你不那样整方翠。

姚老歪:(逼视张老四)放你狗屁!我怎么整方翠了?

张老四:今天当着刘支书和我，都要说。

姚老歪:你要敢乱说，我饶不了你。

张老四:在方翠去接我家张兰那天，你对我说，选举的时候，只要不投方翠的票，借的钱就不还了。

姚老歪:你你你——你胡说!

张老四:我对天发誓，我要说的是假话，天打五雷轰。

李一枪:不知好歹的东西。

刘支书:姚老歪，你不是说没有搞贿选吗?现在人证就在你面前，看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。

姚老歪:他是想赖我的账才这样诬蔑我的。

张老四:我不会还你的账。该你的钱，我会一分不少的还你。

孙大鹏:大伙都听到了，姚老歪是用金钱贿赂才当上的乡人大代表。

姚老歪:张老四，你血口喷人。张老四:我血口喷没有喷人，你心头清楚。(继而转向李一枪等人)你们也都心头清楚。

李一枪:我不清楚。

游春香:我——我——也不清楚。

孙大鹏:你们怕了，都怕了。李一枪:我李一枪怕过谁?孙大鹏:你是表面上装得强硬，其实，你心虚得很。

李一枪:我有啥心虚的?孙大鹏:(突然瞪大眼睛)你拿了姚老歪的钱，做了违心的事。姚老歪:你这是逼逼。

李一枪:我没有拿别人的钱。我做的事都是我自己情愿的。

孙大鹏:马脚露出来了吧。

李一枪:笑话。我会露马脚。

孙大鹏:哈哈——

李一枪:你笑啥?

孙大鹏:你刚才的话是不打自招啊。

李一枪:我不打自招?

孙大鹏:还记得你刚才说的吗?

李一枪:记得。

孙大鹏:再说一遍。

李一枪:笑话。我会露——(意识到说漏了嘴赶紧捂住)

孙大鹏:说啊，怎么不说了。

李一枪:我——

姚老歪: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

刘支书:姚老歪，贿选的事你是自己去乡里自首，还是等派出所的警察来抓你?

姚老歪:哎!(一下蹲在地上)

刘支书:孙大鹏——

孙大鹏:(一震)到。

刘支书:现在我命令你——

孙大鹏:押送姚老歪?要得。

刘支书:不是。

孙大鹏:那是——

刘支书:跑步去纸厂向方翠认错。

孙大鹏:(愣了一下)是。

【收光。(待续)